

疼痛的沉香

□仲一晴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风雅的人们爱上了沉香。

见过一位女士是如何玩沉香的。她优雅地从精美的盒子中,拿出一小块黄褐色的、不规则木头块一样的东西。用专用的刀片,小心翼翼地在木头块上刮下一点点木屑。然后将这点点木屑放入铜制的小香炉,用火点着木屑,盖上镂空的盖子,一阵青烟袅袅升起,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、沁人心脾的植物的馨香。加上雅致的环境,古色古香的家具用具,人的气息也像升华了似的,使人变得风雅、宁静、放松起来。沉香能入药,沉香也有香道,充满了文化意味。

很羡慕那位女士,羡慕她的生活中能有如此美妙的东西,直到后来看到了沉香树,看到了沉香的制取过程。

在海南、福建、广西等地,长着可以结沉香的沉香树。树本来是自然生长的,后来因为沉香的经济价值可观,当地农户开始大量种植沉香树。

种了沉香树,并不意味着就能收获沉香。沉香形成过程如同“蚌病成珠”。十年以上的野生沉香树被虫蚁蛀、被雷电击中或被外力折断,才会分泌沉香愈合伤口,但这时的沉香是生香不是熟香。沉香树只有经历了数十年或上百年生长,沉香也分泌到一定数量,自然倒伏在沼泽或泥土里,香树木材部分逐渐腐朽,结香部分却愈发香醇,只等幸运的

人去发现。

可是香农等不了那么多年,也没有那么多的偶然事件让沉香树受伤。于是,到了季节,香农们便带着铁棍、榔头、火炉上山。他们将长约一米左右、拇指粗细、一头尖尖的铁棍放在火炉里烧制。铁棍的大半被烧得通红,香农将铁棍的尖头抵在树上,用榔头捶打铁棍,直到通红的铁棍穿树而过……

碗口粗的沉香树上,千疮百孔让人惊心,那都是香农们用烧红的铁棍截出来的。受伤的沉香树会分泌物质,愈合伤口。一年之后,香农们就可以在树的伤口部位采香了。

看过这样的沉香制作过程,反过来再回忆女士熏香的情景,我心里百般滋味,难以言述。沉

香树不会喊叫、不会流血,你或许可以认定它没有知觉,可是,只要你亲眼看到香农将烧红的铁棍钉进沉香树的躯干,你的心肯定会紧……

人类的贪婪自古有之。龙涎香是抹香鲸的分泌物,为了获取这种奇特的香料,人类对抹香鲸的大量捕杀,杀得这种物种几乎要绝迹……人类的善良永远光辉。养蚕技术西传后,西域一些国家,不忍心把蚕茧煮死,而是等蚕蛹长大咬破蚕茧飞走以后,才进行抽丝。这样一来,丝就拉不长了。西域人在信仰和美丽缠长的蚕丝中间,选择了信仰。

一棵沉香树的疼痛,至少在我这里感同身受。我可以断定,我再也不会从沉香的香味中,体会出文化,体会出风雅了!

微观



聚·别

周开华

近日,70岁的老爸到他曾经的母校参加了一次特殊的同学聚会。

老爸说,为了这次同学会,在美国的老班长准备了将近半年的时间。很多同学毕业之后就一直没有相见,在大街上遇见肯定不认识了。全班40多人,已经有8人去世。身体健康,能抽出时间来参加同学会的只有13个人。老爸说,同学会虽然是聚会,但很多人坦言——这也是同学“告别会”了,因为留给他们老年人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你们年轻人参加同学会应该且行且珍惜。

清除神秘撞车

张勇

《长日将尽》的发表将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推向了国际,这部作品的成功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很大干扰——工作预约、晚餐和派对邀请、有吸引力的国外旅行,还有堆积如山的邮件。

在一次接受采访时,石黑一雄说:“所以,我和妻子洛娜想出来一个办法。我想,在四周的时间里,清除掉我日志中所有的神秘‘撞车’。除了创作,我什么也不会去做。从星期一到星期六,每天上午9点到晚上10点半,我会一直不停地写,中间只有1个小时用来吃午饭和晚餐。任何邮件我都看不到,更不要说回复。我呆在一个没人会来拜访的房子里,也不会接听任何电话……我们希望,能够以这种方式,定量地完成更多的工作。我那时候32岁,我们刚刚搬进了伦敦南部的一栋小房子里……”

也许,这就是这位新晋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成功秘诀吧:清除掉日志中所有的神秘撞车,学会如何有礼貌地拒绝别人,掌控我的生活,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写我想写的书上。

碧虚浮动桂花秋

田秀明

庭院里生长着两棵桂花树,东边一棵是金桂,西边一棵是银桂。桂花树已经有好些年头了,六菱形的花圃拱拥着粗壮的树根,笔直的枝干一直向上没过了屋脊,四处散开的枝条簇拥着强壮的主干,枝头上铺满了一层又一层油油的、绿绿的叶片,如冠如伞。

秋凉如水,院中的桂花似乎比往年晚开了几日,已是仲秋时节,桂花树依然只有一树的葱绿。走近桂花树,拨开浓密的叶片,叶柄间布满了一枚枚细小的花蕾,有青青的,也有泛着淡黄色的,不经意间已然含苞欲放了,我仿佛已经嗅到了桂花那浓香的气息。

逡巡于桂花树下,嗅一口桂花芬芳的气息,我要赞美桂花,也愿自己平生如一蕊小小的桂花,静静地绽放,给这个世界留下一缕清香。

青石街来稿邮箱

xinfukan@126.com



《面具》黑白木刻甘露

臭咕咕

□董改正

我去菜园摘茄子时,遇见了臭咕咕。臭咕咕即戴胜。“胜”,即中国古代女人头饰。戴头饰的鸟,臭咕咕很美。臭咕咕也看到了我。它定定地看着我,原先披拂的凤冠状羽冠慢慢合上,收束,立起。我站住了,夕阳将我的影子拉到它的面前,离它的铁状爪子只有半米不到。它的影子像一块不规则的墨迹,小得让人怜惜。

我很想表达我的善意。我停住了,后退了一步。它不再看我,禅定侧耳,注目端详着什么,忽地头颈微倾,长喙胜鹤,迅疾掷出,须臾收回,瞬间恢复常态,双脚并立,身子端立,颈端竖举,仿佛不曾动过,而长喙尖端横一青虫,头尾蠕动。

臭咕咕斜睨着我,它不慌吃。我不知道它在想什么。树头微动,有风走过田野,池塘,不远处的枫河,还有散落的山村水郭,鸡鸣声声,晚烟缭绕。它斜睨着我。看不见它嘴里的动作,那青虫竖起来,进了它的嘴,倏忽不见。夕阳金红,草木葳蕤生动,水流清澈,村庄藏在绿树里。臭咕咕叫了——hoop—hoop—hoop,三声一连,尾音悠远。羽冠散开,如花蒲扇,再叫,羽冠伏,再叫,羽冠起,起伏伏。臭咕咕无端地叫着,它一边叫一边踱步,它不看我,它径直慢慢地一步一步地踱步,头微微前伸,一步一步头。一身翎羽收束,恰似花“道

袍”,曳地缓缓,行至茄畦头,它回头看我,我还在,它知道我在看它,并且知道我没有恶意。

夕阳骤然大盛,臭咕咕忽地振翅而起,双翅徐徐打开,恰如两把花折扇,施施然扇动,正如闲浆缓击空明,身子一起一伏,飞过山丘,掠过树梢,越过池塘,滑过稻田,再远处是枫河,若再向前,就是空漠无痕。一个人与一只鸟,均有好感,就此别过。

我知道这是一只雄性臭咕咕,它的体型、毛色和仪态都极美好,值得它的妻子窝在简陋的树洞、岩石的缝隙或断井残垣的窟窿里,为它孵育后代。当它穿过原野,穿过许多未知的危险,叼着一只蝗虫、蝼蛄、石蝇、金龟子、跳蝻、蛾、蠕虫,或金针虫、行军虫、步行虫和天牛幼虫等,将至某处啄木鸟凿空的树孔时,孔内突然扑扑有声,它毛色稍逊的妻子钻出来,张嘴等丈夫将虫子放到舌尖上,情境动人。

臭咕咕不吃稻谷,不吃麦子、玉米、黍等任何人类种养的谷物,也很少走进村庄。也许,基因告诉它们,没有欲望就少了伤害,距离产生安全。但它们人来不惊,似乎喜欢与人相处,与人对视或佯装漠然,人若弯腰或是走近,则突然扑扑而起。它们渴望又害怕,一直是紧绷着的。

纵使臭咕咕小心翼翼,它们还是越来越少了,不由想起它们楚楚明澈的眼睛来。

清早的新街口地铁站

□徐崇文

星期天到南京的一家医院看病,大清早闲来无事,看地图发现新街口就在附近,就去了。清晨的新街口并不忙碌,我在这里看到了另外一群人。

地铁站负一楼的那些商铺和宣传用的摊位都还没有开,几个农民工模样的大叔就睡在那些摊位里面,或蜷缩在摊位里面,或躺在摊位的工作台上,睡得很熟。我先从7号口出去,本想找个地方吃个早饭,但地面上却更冷清。我以德基为坐标,沿着青石街走了一个来回。德基前面的广场上聚集着很多人,走近一看发现他们是铺设管道的工人,趁早上没有客人把活干完。

在地面上转了一圈并没有找到吃的,我重新下到负一层,往1号口的方向走。从1号口出来以后发现马路对面有一家肯德基,旁边就是1号线的13号口,于是我走下面绕到了13号口。电梯一上去,靠墙的两边堆满了伞,伞下面是熟睡的人。还有一些已经醒了,穿着斑斑点点的工装靠坐在墙角。

地铁口旁的肯德基里,也

有我意想不到的一幕。靠边的座位上坐着一排民工装束的人,有些还带着行李。有几个趴在桌上睡着了,他们的同伴一只手搭在他们背上,看着行李。还有几个看上去是周末加班的白领,在远离民工的座位上嚼着他们的早饭。我点了份早点在离那些民工不远的地方坐了下来,他们很安静,即使要交流也都是通过手势,尽量不吵到其他人。我坐下来之后还不断有民工到店里休息、上厕所。让我感到温暖的是,店里的员工并没有阻拦。

每个城市光鲜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苦。我在江阴实习的时候,认识一个同事,1996年出生的农村小伙,在厂里做普工。他比我小1岁,却早早结了婚生了孩子。他每天工作12小时,没有休息日,这样下来一个月的工资刚够一家人的开销。他在我实习结束时对我说,我要是有你这样的机会,我肯定往死里学。

我想起了一首歌,大概算是民谣吧,叫《孙大刺》。很多人都活成了那个“孙大刺”,但愿地铁1号线的13号出口能唤醒我们这些“孙大刺”。

我没有这样的朋友

□宋鲁宁

虽然窗外秋雨绵绵,但是室内却是潮湿、闷热的。从书柜里抽出古龙的《多情剑客无情剑》。古龙的武侠小说,最吸引我的不是跌宕起伏的故事内容,而是书中那感人的友情。

“雪将住,风未定,一辆马车自北而来,滚动的车轮碾碎了地上的冰雪,却碾不碎天地间的寂寞。”开篇主人公“李飞刀”李寻欢自关外回来,没有爱情更没有友情,唯独寂寞相伴。不久他结识了少年剑客阿飞,结下了一段深厚的友情。他和阿飞的友情几乎贯穿了整部小说。而最感动我的却是李寻欢和郭嵩阳的那段友情。

书中的郭嵩阳,仅仅和李寻欢数面之缘,后来却互相引为知己。两人从陌生人到比武对手再到最后把彼此当成了朋友,是那样自然。最后描写到郭嵩阳为了李寻欢甘愿以身试剑

慷慨赴死于荆无命剑下,看到这些悲壮的情节,李寻欢感动得心碎,读者也被这纯净而又伟大的友情所震撼。只是有时不禁疑问:人世间有这样的友谊吗?

最起码我没有这样的朋友。这样的朋友是可遇不可求的,如果朋友划分等级,这应该是第一等的。很多时候很多人都会退而求其次,会选择一个真心朋友,也就是你落魄时依然在你身边能够听你倾诉,关键时刻不出卖你,当你向他借一笔不大不小的錢时能够及时借给你的朋友。如今这种朋友已经相当难得,这应该是第二等朋友。而现实生活中我们多的是“君子之交淡如水”甚至只是熟人关系的朋友,这是第三等的朋友。

古龙一生嗜酒如命,而且广交朋友,他也没有第一等朋友,但是有倪匡和林清玄这样的第二等朋友,这也已经足够。